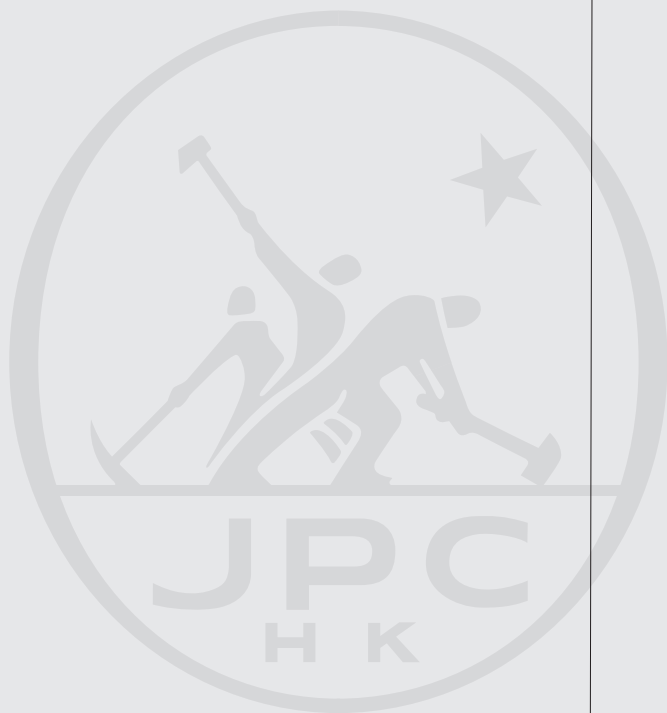


港
版
自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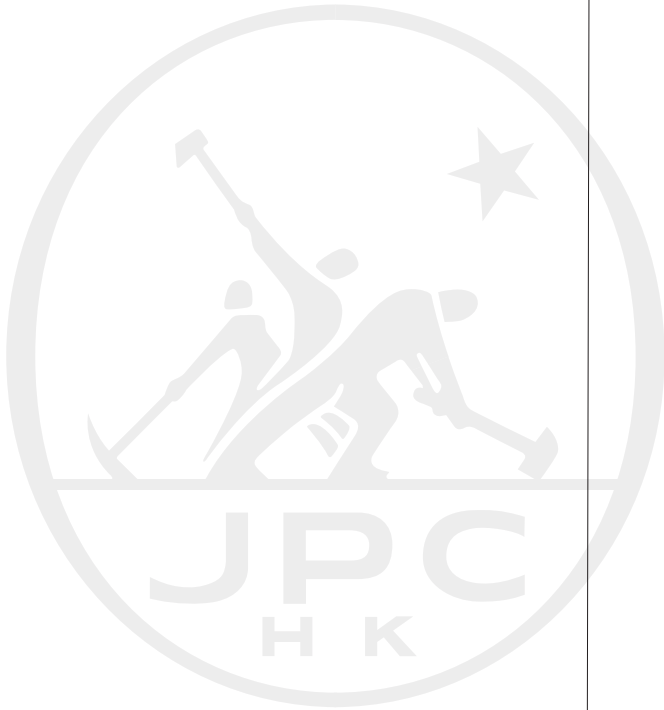
《明月構想》的構想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就產生了，動手寫作卻是 1995 年左右。1997 年在《今天》上分兩期連載，2014 年由磨鐵出書，2025 年交給香港三聯書店出繁體字版。這次的繁體字版，加回了之前出版時的些許刪改，和原稿更為接近。因為整理書稿時正好是 2025 年，所以又加上了普利茲克建築獎獲獎辭，留個紀念。

這麼算下來，這本小說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了。三十年來，我專注於建築設計，已經遠離小說寫作，趁這次審閱繁體稿，我才又仔細重讀自己寫的文字，說實話，好多細節和詞句連我自己都已經忘了。

重讀使我回到了三十年前寫作時的語境，更是回到五十年前小說時間中的語境，我不禁有些感慨：如果社會結構和文化基因不變，一個人儘管終身跋涉，自以為已經越過千山萬水，卻可能又回到了出發的地方，或者說根本就沒有真正離開過。

感謝于克凌先生、林冕女士和彭瑾女士的策劃組織，以及責編樊菁菁女士耐心細緻的工作，感謝你們使「沉舟」再次浮現。

第一章 模型



耽於幻想的建築巨匠曾經感歎蘋果切開時果核內那小小的空間是何樣的靜謐，當我進入這個窗如蟲眼的幽暗小屋，初次面對這尊塵封的玻璃護罩，同樣的靜謐令我激動不安。三十年前，作為一項雄心勃勃的建築壯舉，明月構想曾經舉世矚目。這一構想被看作是某種思想的偉大勝利，某種哲學的物質表現，其意義遠遠超過了一項新城建設工程本身的價值。一切的一切，當時似乎正平步進入永恆。而星移斗換，如今，這一壯舉留給後世的遺物，只有這間遁世的小屋，以及這尊小小的模型而已。

身敗名裂之後，不知是出於不成功毋寧死的悲壯氣概還是出於羞愧，總之，歐陽江山一生未歸故里。他就留在銀廠，當了一個微不足道的檔案資料保管員，他獨居在一間小屋裏，在那裏度過了默默無聞的後半生，並在那裏去世。這間小屋原是資料庫電梯房的機修間，後來做了歐陽江山的住房。小房間高出樓頂，孤零零的，就像看魚人的小屋。但守望的不是一方方魚塘，而是一大片灰色的平屋頂。這片屋頂就成了他的庭院。據說，有好多年，每到傍晚，人們從大街上就可以望見一個微駝的身影在屋頂上長時間地來回踱步。如果是陰天，他會一直踱到模模糊糊融入黑暗；而在晴天裏，當黃昏將盡，地面變暗時，他就成了明亮天空下一個輪廓清晰的剪影。有時候，他會突然停下，用長長的手臂朝眼前的暮色打出一個語氣強烈的手勢來。

就一個曾經顯赫一時、婦孺皆知的人物而言，孤單一人，

棲身於這樣一種環境，在自言自語裏終其一生，不能不說是晚景淒涼。但是，作為一種補償，他就此為身後的傳說留下了一間獨立的故居，使當今許多居住在公寓大樓、單元宿舍等人生抽屜中的名人們無法企及。不僅如此，也許就因為這間小屋能夠俯瞰大片的城區，他才維持了那種凌駕於眾生之上的幻覺；很可能就是這種幻覺支撐著他，才使他不至於消沉。他又孤獨又悲壯（也許他為此陶醉）地度過了後半生，忙碌於一些小事，但完成了一個形象。

歐陽江山去世後，這個房間就封閉了。從門上的鑰鎖和塵土來推斷，我是多年以來破門而入的第一人。這個房間呈現出一種細部整齊、整體混亂的奇怪景象：所有的物件器皿都排得整齊整齊，而家具本身卻放得歪歪斜斜不是地方。似乎這些行軍床、寫字檯、書架、櫥櫃等等，在被做成了四隻腳或六隻腳的家具後就慢慢變成了動物（甚至檯面上都鋪滿了灰撲撲的厚實細毛）。在某一時刻，也許就是歐陽江山心臟病發作時的混亂時刻，由於終於意識到大家都將在凝滯的空氣和懸浮的塵土中死去，於是牠們都動作起來，掙扎著從站立多年的屋角牆邊向房中央的明亮處艱難地爬去，但只爬了一兩步，死亡就降臨了，有些只來得及挪動了一下而已。

房間中央是一張大圓餐桌，帶有轉盤，天長日久，轉軸已經鏽死，桌面油漆龜裂。以不變的角度從北窗斜斜插入的一柱天光，使房間的景象看上去具有永恆的氣質。那些銀白色的塵

土有如遠古光線的灰燼一般均勻地鋪灑在桌面上，使桌面在凝視之下顯得那般純淨和遼遠，恍如渺無人跡的乾旱荒原。那尊模型就擱在轉盤上，塵封霧罩，看上去不值一提。但當我用手指拭去玻璃護罩上的一片塵土，透過一小塊明淨向下看去（就像從萬米高空透過雲洞俯瞰地面上的都市），它突然在我眼前迸射出再生般的光芒，如此輝煌耀眼，如此潔白簇新，那種鋼針一樣激射的節節毫光，似乎釘得玻璃都錚錚作響。在失意的日子裏，歐陽江山把他餘生的光陰、激情、未酬的壯志，以及一個資料保管員菲薄的薪金統統耗費在這尊模型上了。二十多年來，他以微雕匠人般的精雕細鏤來重溫築屋造殿的樂趣，專注忘情，精益求精，以至於這尊石膏模型看上去光影叢密，孔小洞深，幾近於一尊象牙工藝品。它吸取了一個狂人的全部精血，在一派頹敗景象中，這尊蟄伏於玻璃蒼穹下的袖珍城市，像灰土中的一塊鈾礦，純淨、年輕、能量無限。這麼多年來，它既不因候鳥一樣年年歸來的雷聲而坍塌，也不因固體一樣濃稠的黑暗而暗淡，在這間棄世獨立的小房間裏，它躲過了人心好奇，奇蹟般地保存到了今天。

它像所有那些理想色彩濃重的東西一樣，具有簡潔完整和自我中心的特徵。新城是圓形的，由中心向外放射，恰似一個車輪——但這種形容未免過於簡約了。不妨這樣設想：把一張鉛條鑄就的蜘蛛網平平放下，以它自身的重量去密密切割一朵桌面上的奶油蓮花，這樣，或許可以接近這座模型城市塊塊分

割的白色建築群和溝渠般的道路網絡給人的粗略印象。與蜘蛛網相似，城市的道路網絡分為同心環和輻射兩組系統：由中心廣場沿直徑方向向四面八方輻射而去的幹道把城市劃分為扇形的城區，層層環路又把扇狀城區橫斷為許多組街坊，每個街坊不妨看作一片花瓣，這些花瓣就像人面一樣相差無幾而又全不相同，但都是由一色潔白的建築物組成。在吊燈下——對這個袖珍城市而言，不啻於如日當空——這些小小方糖一般的白色體塊高低錯落，彼此搭接，相互灑下霧氣一般的朦朧影子。

就模型的實際觀感來看，新城的基本構成出自簡明的幾何規律，並沒有模仿蓮花的意思，甚至也不是蓮花的抽象。所謂蓮花，或者花瓣等等，不過是沿用一個通用的說法，關鍵並不在於是否描述準確，而在於它通俗易懂，投合了平民百姓的理解力。《明月二三事》中寫道：當建設大軍準備就緒即將開工之際，指揮部宣傳幹事出於好心，發起過一次名為「我愛新城」的徵集標誌物的活動，本意是加強主人翁意識，誰知卻引發了一場爭論。長期以來，群眾苦於對工程專業知識和抽象形式之奧妙所知甚少難以插言，有一種落寞感。而這件事，似乎只要能給兒子取名字的人都可以參與。

徵集標誌的活動很快變成了全民性的論戰。眾說紛紜，最後歸為幾大類，帶上了強烈的宗派色彩，牽涉到了各階層的尊嚴，結果不得不組成一個人數眾多的評選委員會，彷彿要決定什麼生死攸關的事情。大會上，手工業方面的代表力薦齒輪；

農民代表則堅持用向日葵；姓塗的趕馬人、運輸組組長，一直扛著大車輪子；也有斯文人悠悠然拿著顆碩大的朱砂印章。大家吵成一團。一個從山區下來的彝族青年，頭上蓄著天菩薩，手裏抓著一隻死老鷹，在圈子外面轉悠，他好幾次把老鷹舉過頭頂，但最後一句話也沒插上，通紅著臉猛地蹲在地下。舌戰正酣，有人向主席臺傳遞過去一個小盒子，盒子裏裝著一片圓圓的橫切開的甜橙和一紙書信。信中歷數了甜橙的色澤，橙片中心那些簇集的眾多種子，那由輻射狀格片劃分的瓣瓣分區，以及外圈的一層城牆般的厚皮。匿名的寫信人指出，這橙片的形狀與新城構想相當近似，本地又出產柑橘，何不就此作為徽誌，象徵豐收、富足、溫暖的陽光和甜蜜的生活。這番言辭說得有理有節，又投合了鄉土情感，大家點頭稱是，紛紛打探寫信人的姓名，「橙城」似乎就要誕生了。

這時候桌面砰然作響，歐陽江山不知從哪裏摸出一朵又冷又重、用漢白玉雕成的蓮花鎮紙石放在桌上，和橙片並列在一起。他一聲不響，掃視眾人，然後在一片靜默中，以一場雄辯否決了橙片。基本論點如下：雖然橙片的外形更為近似，但徽誌的主要價值在於象徵性，而不是模仿。況且，橙片要切開來才感受得到，而大家都是剝開來吃的，頂多是切成四瓣，切成圓片太勉強了。而蓮花象徵聖潔，蓮花的冰清玉潔和明月新城的純淨有著更為內在的聯繫，形狀也算相似。這朵從舊世界的污泥中升起的蓮花，將體現出新城建設者們對完美無瑕的

新生活的追求，體現出信念之虔誠、理想之純粹，不含雜質。蓮花是神話中的寶座，生活在蓮花中的人民，將會時時自豪地意識到自己就是寶座的創造者，就是新世界的主人翁。而與蓮花相比，橙子，這種瓜果，這種入口的濁物，這種由人畜糞水澆灌培育、每年大量生產、與文化毫不相干的濁物，廉價，易腐，訴諸口慾，滲透了甜蜜墮落的享樂意識。以它來作為一個城市一種理想的象徵，只能象徵這種理想將在腐化墮落中迅速瓦解，正如眼前這片橙片很快就會乾縮黴爛一樣。此外，新城一派潔白，而橙片卻是黃色的，色彩上的巨大差別足以抵消橙片在形態上的近似。更何況，黃澄澄的顏色和圍廓般的一圈厚皮將會令人想起封建王朝的太陽城池，一個新世界決不容令人產生這種聯想，以及等等。強有力的手勢，加上堅定的神情，歐陽江山的這番話很有說服力，至少——很多人聽得迷迷糊糊——很有來頭，尤其對切成片這一點，大家都認為確實不成體統。支持過橙片或向日葵的人有些愧疚，有點冷颼颼的。蓮花就這樣定下來了。

對於一個試圖概括這段歷史的研究者來說，這段掌故的價值僅僅在於它表現出了歐陽江山與眾人之間的那種最原初的也是最深刻的分歧（正是這種分歧導致了後來的一切不幸）。而對一個具體的考察者來說，它的有趣之處在於它透露出了關於歐陽江山其人的非常個人化的一面。那朵玉雕蓮花，為我們引出了那些收藏。在考察一段轟轟烈烈的歷史事件時卻關注這些收藏難免